



◆企劃徵文

《杏林長春》

竹仔腳醫師 蔡水貫醫師管南部七縣市

文/攝影 漁子



民國60年開設的蔡水貫皮膚科診所，迄今屹立不搖，蔡醫師每天上午駐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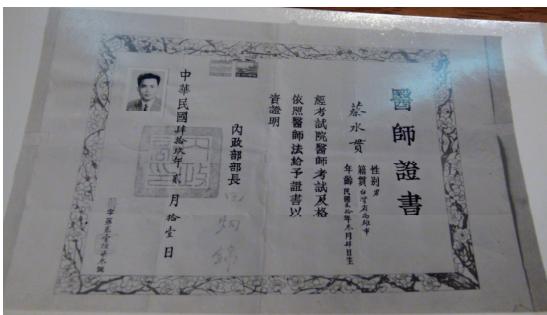
現年85歲的蔡水貫醫師，堪稱台灣「國寶級」皮膚科醫師，他一生跨越日治時期與民國年代，走過戰爭烽火，見證醫學發展，至今仍在自家診所執醫，退而不休，有些人家三代都是他的老病號。

蔡醫師出身於高雄左營區討海人家庭，老家在舊名為「竹仔腳」的左營軍區，那在日治時期劃入軍區。憶起兒時，他說家鄉早年是桃花源，山光水色，簡直足以媲美美國夏威夷 YKK海灘。

當時有錢人住山上桃子園軍區，日治時期他們專向大陸做黑市

貿易，一般人家則住山脚下，有王姓、吳姓、蔡姓三大宗族，人口不到300人，住戶雖然沒有很多錢，倒也無缺，最缺的是可以幫忙家計的男丁。那時候讀書很困難，能讀的多半念到小學三、四年級就中輟學業，出海捕魚；各宗族能栽培一、二個孩子念書，就算不錯了。

蔡醫師是左營「竹仔腳」少數接受完整皇民化教育的人，回憶小學一踏進校門就要閉眼發誓努力念書，將來做個有用的「日本人」，他笑稱自己14歲之前是個「日本人」。當時每天得步行一小時到舊



蔡水貫醫師的醫師證書，保存了55年。



蔡水貫夫婦鶼鰈情深。



蔡水貫醫師與妻子的結婚照。 泛黃的病歷為蔡水貫醫師
留下行醫紀錄。



城念小學，不只長途跋涉，進學校也不准講台灣話，否則被抓到得脫褲子繞操場一圈，非常難堪。

讀書的頭一年，大家不會說日語，又不能說台灣話，簡直像啞巴一樣，但學會日語後的蔡醫師，卻成了村庄裡最忙的「小翻譯」。他說，小學四年級時，左營正要興建軍港，日本工程師官員常來巡視，有事情要找老百姓，但無法溝通，「當時全村都急著在找水貫仔，我從小就很忙」。回想當時的情景，

蔡醫師笑得燦爛。

「當翻譯沒錢，純替村人服務」， he 說，幼年家鄉每個人都知道「水貫仔」這號人物，以前 he 覺得自己名字土土的，後來 he 從醫開業，一位頗有學問的人，為他的名字賦予「水到渠成、貫徹始終」新解， he 如獲至寶，「我的性格就這樣呀，原來水貫是個好名字，真感謝我的父母」。

蔡醫師天資聰穎，初、高中念高雄中學，考大學時，台灣只有台



灣大學、台中農學院及台南工學院三所各自獨立招生。當年剛好碰到國防醫學院首招，他也轉而投考上榜，是國防醫學院在台灣第一屆醫科生。

從小到大的求學之路，蔡醫師經歷過毀滅性轟炸的二次大戰、台灣光復、二二八事件、民國38年國民政府遷台、舊台幣四萬換新台幣一塊錢的通貨膨脹時期，以及八二三砲戰，走過烽火連天、民不聊生的年代，見證一部台灣的近代史，在在觸動他想從醫的決心。

「早年村人生病，我們得走一個多小時恭請醫生來家裡看病」，蔡醫師說，那時候開業醫師大多騎腳踏車，比較有有成就或有錢的會請三輪車送，但左營竹仔腳以前是魚塭路，三輪車沒辦法到達，醫師只能騎車，一路顛簸，看完病要回去時，村人會常大呼：「醫生，走卡慢ㄟ」，然後急急到神龕取紅紙包錢，塞到醫師包包裡，表達崇高謝意。

他說，當年請醫師看診得三請或四請，誠意拜託，甚至到診所把醫師帶回家，等醫師看完診後，又得跑一趟診所拿藥，看個病費盡千辛萬苦，相較於今日病患上門求診，實在差很多。

另一個促成蔡醫師從醫的念

頭，是早年密醫氾濫，誤人性命太多。很多小孩子被密醫打針致死，父母飽受責備，無奈地回應，口袋裡如果有一百元，就會帶到診所，但沒錢只能認命，「這是當年貧窮的悲哀，回過頭再看看現在的健保，覺得大家好幸福」。

出身討海家庭的蔡醫師，當年如願考上醫學院，踏入醫界。他記得醫學院六年級被派到三軍總醫院外科實習不到半年，就發生八二三砲戰，戰爭的第二天，全院即總動員淨空病房，3、4天陸續從金門搬運傷兵進來，軍醫三人一組，日夜幫忙治療，傷口一打開，臭氣沖天，全都是腐蛆。整棟病房，躺著一床床傷兵等待治療、包紮及植皮，日夜都做不完、醫院就像戰場，「戰爭真的是好恐怖」。

儘管當實習醫生時，看見如人間煉獄般的慘況，蔡醫師從未想在醫療這條路上打退堂鼓，他說，當時一股滿腔熱血，想濟世救人。

民國48年，蔡醫師從國防醫學院畢業，翌年領到醫師執照，這張證書由內政部頒授，證書編號是2萬多號。很有研究精神的他感到懷疑，當年台灣的醫師沒那麼多，證號怎麼會上萬號，後來細查資料，才發現是自大陸撤退後，從大陸延續下來的證號，台灣當年醫師約僅2



千多人而已。

畢業後，蔡醫師分發到國軍802總醫院，也就是現在的國軍高雄總醫院，在內科做到總醫師，後來補上一個少校皮膚科醫官的缺，才真正投入皮膚科。

「以前皮膚科是小小科，沒人要學」蔡醫師說，皮膚科不似內科或外科，能把人從死裡救回，揚名千里；皮膚科醫治的病人不涉及生死關頭，以前根本沒人要做，因為當不上救命英雄，不似現在這麼夯，現在醫美流行，皮膚科學會成員多達800餘人。

不過，轉入皮膚科的蔡醫師，發揮「貫徹始終」的人格特質，精進醫術。在802醫院待了12年，他設法爭取到高醫進修，拜當年皮膚科主任沈祖杰教授為師，學習十幾年，一路走到皮膚科的專業領域。民國52年起，持續參加台灣醫學會的皮膚科討論會、發表會，以前醫學會每次開會，常是一張桌子坐不滿，全省皮膚科專家只有10個左右，他是其中一位。

蔡醫師自認轉進皮膚科，像是進入了「桃花源」，他幽默地說：「婦產科發生產婦血崩，醫師可能就會被人持刀追殺，壓力太大了，但在皮膚科，看不到病人因病而死的」。

在皮膚科看診，蔡醫師輕鬆以對，其實不是因為醫療糾紛壓力小，

而是專業到位，他說：「皮膚科是經驗醫學，『一見判天下』，現在約百分之九十的症狀，他只要看過一次，就能判定可不可以痊癒，約百分之五，才需仰賴電子顯微鏡等儀器判別，只有少許病例經詳細檢查後仍不詳。

民國60年，他離開802醫院，在鹽埕區光榮街自行開業，早年皮膚科診所稀少，他的患者遍布南部七縣市，與已故的皮膚科名醫羅福嶽齊名，羅福嶽曾告訴他：「咱們兩人管南部七縣市呢！」。

蔡醫師的病患從雲林以南到墾丁鵝鑾鼻，以至澎湖、台東都有，住屏東或小琉球的人，得坐船到東港，轉車到高雄看完診再返回；「澎湖縣前議長黃建築先生，一家都是我的老病號，看病得坐飛機奔波一天」。

那個年代，退伍軍人素質略差，經常流連煙花巷，不少人染上花柳病尋醫，但私下找上蔡水貫診所的人，都是「有身分地位的」。後來泌尿科與皮膚科分家，蔡醫師即不再治療性病，他笑說：「我皮膚科病人都看不完呢」。

蔡醫師是皮膚科的先進，很多罹患帶狀疱疹、牛皮癬及尋麻疹的病人，常慕名求醫，他開業後曾短暫加入健保特約醫院，之後撤出



改看自費門診，但每人每次僅酌收200元醫療費，至今已44年。

蔡醫師看診實事求是，不為了賺錢而賺錢，譬如年輕學子患青春痘來求醫，他告訴孩子，青春痘是發育過程的普遍現象，算不上「病」，真想要漂亮，等到出社會賺到錢時再來求治，他一定幫忙。他說：「很多症狀其實是小事，根本不需就醫，但現在健保太方便，刷了就看，是醫療資源的浪費」。

蔡醫師與妻子結縭56年，育有二女一男，長女在英國拿到教育博士後，在輔英科技大學當副教授，次女做國際貿易，老公在新竹科學園區當工程師，均具成就，沒讓這位老爸操煩過。目前他與相差五歲的老伴，住在鹽埕區老宅，周一到

周四上午還看門診。

「85歲，已經是大咖的年齡啦！」他笑說，幾年前他本想退休，問過兒女意見，大家不置可否。他想想，反正看的都是老病號，純服務病人，「坐著等，要來找我的人就會來」，因此診療椅一直坐到現在，堅守醫療崗位。

這位經歷過大半世紀的皮膚科醫師，和藹的臉龐滿佈著老人斑，他一名學弟笑稱有捐皮膚科招牌，宣稱要幫他整容，但蔡水貫笑著婉拒說，「整掉就得要再等85年才有呢！」一旁的愛妻力挺說：「自然就是美」，讓淡泊名利的蔡醫師，笑得好開懷。

蔡水貫醫師小檔案

籍貫	高雄市
出生	1931年
學歷	國防醫學院52期醫科畢業
經歷	陸軍802總醫院內科部住院醫師 陸軍802總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兼任皮膚科主任 台灣皮膚科醫學會會員
現職	蔡水貫皮膚科診所院長

漁子製表